

逛书店,淘书本,是我的嗜好。每出差到一个地方,都要摸进书店,选读、优购我钟爱的图书。有时因事未去成,真有一种少了什么、丢了什么的感觉。即使回到家乡,我也要抽空跑跑书店。前阵子,家乡城区的新华书店装修,装修期间我就去了好几次。第二次去时,书店说好了对外开业的日子,结果还是延期了。那种莫名的惆怅,如低垂的柳枝,摇头无语。

每当我到了书店,伫立在书架前,有一种人有所归、魂有所附的轻松。在家乡书店里,我看到汪曾祺先生著作的专柜,看到本地作家作品的专柜,很是亲切。于旅途淘书中,记得在南京市江宁书店,和汪曾祺的《我的高邮》、陆建华的《汪曾祺与“沙家浜”》、王树兴的《国戏》、周游的《男人的天空》等书相遇,一股股暖流在心胸与书架间涌动;在内蒙通辽市书城,我看到了王干的《潜京十年手记》,当场擒获潜京者的华章;在青岛市黄岛书店,我淘到了申泰岳的《心路》,待日后见面时请老领导签名留念。书店成了我人生的驿站,有了一次次的精神寄托;书架成了文化席梦思,一次次休憩很是养心;书籍成了涓涓小溪,一次次沐浴着我的情感和灵魂。

从家乡到南京,从江苏到各地,凡是我到过的书店,都有汪曾祺先生的著作。每当看到“文狐”汪老的著作,那种崇拜和亲近、自豪的感情油然而生。从《邂逅》《受戒》《大淖记事》《彩云聚散》《寄意故乡》到《我的高邮》,从《世相中人》《风雨天涯》《京华心影》《打渔杀家》《晚翠文谈》到《人生漫笔》,从《端午的鸭蛋》《菰蒲深处》《故乡的食物》《四方食事》《人间滋味》到《随遇而安》等等。有汪老的小说、散文、随笔、诗歌、剧本、书信、小品,也有写作经验漫谈;有文学作品,也有字画汇编;有小学生、中学生版的,也有中文和中英文对照版的;有单册、几本套装的,偶尔也有不全的《汪曾祺全集》;有新近按不同主题编辑出版的,

一枝梅开在湖边,香在心里好久。瘦弱的湖,瘦弱的梅花,瘦弱的记忆,经霜历冬而来,香气盈袖从鼻息之间直达心灵。这样的花朵有故人的气息,让人想念以至盼望。

瘦西湖的梅花和别处的梅不一样,因为她是瘦西湖的梅——这精致瘦弱的湖孕育了她特别的气质。静香书房的梅花开放的时候,暖融的阳光照进我的窗户,朋友电话里告诉我这个消息。很多年来她记得我这点雅好,我们共同的雅好,去看望一下那梅花,这一看就是很多年。不曾改变的约定,也不曾淡漠那种感觉。很多年来的春天,都会成为一种盼头,一种怦然心动的盼望。

在扬城读书的时候就去过很多次瘦西湖,那时候虽然生活并不那么丰富,我也还是一支瘦弱的梅花一样的小女生。虽然学的是农学,但是满脑子罗曼蒂克的心思,比如约她一起去看梅花。瘦西湖的梅花是瘦的,那些虬枝间的花朵,历经了一个冬天的酝酿,终于露出了浅浅的微笑。梅花是个内向的女子,这一点大概是我喜欢的地方,自己也是一个腼腆的人。有时候觉得梅花的绽放最让人心仪,就浅浅地微笑,淡淡的香味就好了——收敛有时候更加迷人。

静香书房的梅花有书卷气,草木有心长在书房周遭,也会吸收灵气,也让屋舍沾染芬芳的美好,这是相得益彰的事

在计划经济年代,化肥(当时我们这里的老百姓管它叫“肥田粉”)在农村还未普及,“围河泥”不仅为农田提供有机肥料,而且又是疏通河道、净化水质的主要方法。

在儿时的记忆里,我们家人口多、劳力少,为了挣得更多工分养家糊口,父母常常起早贪黑一道外出围河泥。围河泥既是体力活,也是技术活。围篱是两根长约七八米的竹篙用套圈箍在一起,下面装上围网,围网可开可合。一圈子下去,随着有节律的开合动作,估摸着围网里差不多装满了河泥,就紧合围篱,围篱沿着船帮,借着水的浮力,用力提升至船舱,顺势张开围篱,围网里乌黑锃亮的淤泥便“哗”地倾泻而下。这时每每会捡拾到鲜活乱蹦的黑鱼条子、虎头鲨、昂刺鱼等。到了家里,母亲会切几根大梗子咸菜,再佐些辣椒,炖一锅鲜美的咸菜煮鱼。临起锅前再撒上蒜花,满屋子香气四溢!我们姊妹几个争着抢着,闹得一团糟。母亲这时扬起她那宽厚且带着老茧的手笑骂着:“馋死你们了,不能卡着……”父亲在一旁眯着“二五

童年,那盏灯

□赵科

记得孩提时,元宵节是最热闹的。还没等到学校放学,小伙伴们便议论开来,谁家的灯最好。但通常都是兔子灯,或是手

提的灯笼,因为那是最容易扎的。父亲是个木匠,一天到晚在外忙碌,回家早已是精疲力竭,也无暇为我们做灯。我们看着别人的爷爷或父亲为孩子们做的灯,总是羡慕不已,何时才能拥有自己的灯。

终于有一天,看见别人家做兔子灯,我就站在那看,也算是一种学习吧。有的小伙伴还说你为什么不叫你爷爷帮你做。我是有爷爷,但因家中子女多,爷爷也顾及不到我们。现在想

也有老选本再版的;有汪老先生亲人、挚友的作品,也有评论汪老作品的专著等等。书名一个比一个鲜明、温馨,装帧一个比一个庄重、大气。偌大、连排的书架,犹如超大型

电子屏幕,故乡的大淖、保全堂、草巷口、善因寺等,水彩画般地浮现在我的眼前;汪老笔下的巧云、小英子、十一子、明海、戴车匠、叶三、陈小手等,活生生地与我对话;每一片水、每一条船、每一个滩、每一位人物、每一种食物,都在我的脑海里灵动。我仿佛看见:汪老正沉思着、微笑着从书桌中走来,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汪老的体温、神韵和气场。为此,我仰望、我聆听、我汲取,我思念、我祈福、我遥祝。

汪老既是国之大家,也是市民自己的作家。汪老思想和作品,既是高邮的故乡,也是一个广阔的世界;既是水乡的大淖,也是一个浩瀚的海洋;既是当代写作的一管喷泉,也是接通现代文学血脉的独特干渠。在文革结束、思想解放的年代里,汪老高举“人世、人文、人生、人情、人心、人性、人魂”的大旗,捧出了《受戒》《大淖记事》等一大批让世界为之震惊和倾倒的佳作,由此开创了文学“直达心灵”的汪曾祺时代。有人说,汪老的作品缺乏深刻的思想,我是不敢苟同的。汪老作品中积极、善良、和谐、圆融、健康、随缘、充实、生态、诗性、静美,(偶尔出现的)抗争等思想,是深藏的不是浅显的,是浸润的不是强灌的,是低吟的不是吼叫的,是绵里藏针的不是剑拔弩张的,是持续发力的不是短期效应的。汪老这种思想的艺术表达,比社论体、杂文体的思想要深刻得多。这种汪式之深刻,比那些自称深刻的人、文不知要深刻多少倍。

在书架和汪老作品的面前,我常常自责和羞愧。由于浮躁和懈怠,书读得不多,精读的也少,深入消化、学以致用的更少。时代在发展,读书是正道。读书会有进步,不读书永远没有进步。读书,不一定会成为大家。不读书,永远成不了大家。

情。古人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,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。草木与屋舍之间也是这样,站在一起与岁月周旋之间,形影不离之中又相

互融入,变成有书卷气息的花香,成为有芬芳气质的书房。

小金山的梅花则显得有些孤独。孤独的不是数量,这也像是人孤独与否和人多少没有关系,这是一种气质和心境。小金山毕竟不是金山,人为的山有人为的意思,一堆土便成了这人为的孤独。小金山被湖水隔断与周遭的联系,梅花也孤独地开放在人为的意境里。孤独并不可笑,相反她们可贵,她们有珍贵的品质。骄傲的孤独依然少见,这个世界充满了妥协和俗套,大家习惯于周旋在这个看似如鱼得水的世界里。孤独被看成另类,孤独就更加地珍贵。就如这些花朵,她们有些绝世而去的意味,不需要懂得和关注。这样的花朵更值得去欣赏,可以远观但不要去流连,看一眼就能懂得她们的心思。

所以很多年,都会去看看瘦西湖的梅花,不是那种漫山遍野的泛滥,而是长在园子里的那些已经成为主人一般的草木。去看她们可不是去欣赏什么,而是去看一个熟悉的人,去找一找早已熟悉的旧曾经,嗅一嗅那些瘦弱枝头的气息,美得让人心醉。

围河泥

□陈春喜

等到栽插季节,用木拖子拖到水田里均匀散开作为秧田的底肥。

冬天围的河泥,直接用粪桶挑到麦田里浇泼到小麦上,这是很好的腊肥。这些可都是绿色天然的、无公害的有机肥料!

夏天是孩子们的世界。我们一群小猴子,光着屁股,“扑通,扑通”……相继跳入河里,那感觉特舒服。河水喝到嘴里,甘甜爽口;透过碧绿的河流能看到鱼儿在水里畅快地游着,在裆下扫来扫去,痒嗖嗖的。由于不断地围泥,脚站在河床上都打滑。一个猛子扎下去,就能抓到一只张牙舞爪的螃蟹。那才是纯天然的浴场。

这些往事能让人回忆一辈子。我留恋儿时的时光,留恋围河泥的场景。

来,心中还有委屈。

临渊羡鱼,不如归而结网。我回家后利用父亲的木工工具,到处找竹篾。曾记得手被扎了刺,也全然不顾,终于有了模型,然后缠住妈妈说要写作业,没白纸了,要了五分钱买白纸。一小半做作业,大部分也就全糊在了兔子灯上。为了生动、漂亮,还用蜡笔做一点装饰。至于里面安放的蜡烛,只有自己动手做了。怎么做呢?先找一截芦柴管,里面放根线,将过年时用的大蜡烛点燃,让蜡烛油滴入芦柴管中。夜晚鞭炮放过,我兴奋地拖着自己的灯在庄上潇洒走一回。

但也有羡慕妒忌恨的小伙伴,用弹弓将我心爱的灯打了一个洞。那时我伤心不已,只好回家。

至今想来,童年的那盏灯仍亮在心头!

斗蛐蛐,小时候常玩。

抓来的蛐蛐都取一个响亮的名字,叫“黄大头”“黑金刚”“三枪儿”……只要逮到好蛐蛐,第一时间便找几个小朋友拿一个破瓦罐趴在地上。小蛐蛐是头对头,几个小朋友是头碰头,一人手上拿着一根黄茅草,推着自己的那只“二尾子”,盯着它们之间各自张开钳子似的大口,相互对咬足踢,滚打几个回合。“唧唧唧”,赢战的一方小朋友欢呼雀跃,小蛐蛐则振翅鸣叫,都显得十分得意。

这种娱乐已成为儿时的一种记忆,逐渐淡忘。恰巧,前些天与一位老同志闲聊,他对斗蛐蛐情有独钟,一谈到蛐蛐,对它的产地、品相、出虫时间、打斗特点、饲养方法是口若悬河,滔滔不绝。他玩虫上瘾,从十几岁到七十多岁连续几十年,一发不可收,算是骨灰级的发烧友。斗蛐蛐也成了他人生一大嗜好。

老人发型短短很干练,头顶一撮小桃子十分可爱,一看就是个玩家,讲话保留着几分童真。谈到带领蛐蛐指挥作战,他更像一名老将军,但他的士兵只是几十头小蛐蛐。一次,他带去一头不起眼的虫子到兴化,最后以小胜大。他说他那头小蛐蛐的牙子上其实带钩子和锯齿,入棚刚擦牙,对方的虫子就吓得直溜,败下阵去。这是他最自豪和最有满足感的一场“战斗”。

斗蛐蛐是一种古老的娱乐活动,追溯历史,宋代即盛行。现在玩蛐蛐与经济实力有一定的关系,玩家大部分集中在长三角的苏、锡、常和上海一带,以上海最盛。据了解,现在高邮还有七八十个玩虫人,仅临泽就有五十人左右。兴化有上百人玩蛐蛐,其范围涵盖盐城、扬州、泰州等地,什么打斗场、共养所、专一裁判和后勤保障均是一条龙服务。一般他们不来高邮,

嫌高邮的队伍小,没有专一的场所,要斗顶多是到某个玩虫人家里找一些品级不高的凡虫斗了玩,消磨消磨时光。他们眼里的优质虫要到秋分才拿出来到兴化“参战”。

小时候,我们几个小朋友夜间到田野、乱石堆和草丛中去循声乱翻,总能逮到不少蛐蛐。那时,只要有上海亲戚来玩,不吃饭没事,一到晚上便拿上手电筒,穿上雨胶鞋,带上捕蛐蛐的工具,经常是通宵达旦,围墙、砖头堆翻个底朝天。老人说,他们过去玩虫一般是在本地捉,有时供应夜餐雇人捉,玩虫人花大价钱收,大忙时基本是全家总动员。他的两个女儿从小就是他的跟屁虫,经常夜晚陪他捉虫。一次大女儿背着熟睡的小妹妹在灯下捉到一头特大蛐蛐,兴冲冲地送给他。

现在玩虫人已完全告别自己捉虫和雇人捉虫的年代,想玩到蟋蟀市场去。这些市场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南。山东宁津县气候干燥,蛐蛐牙口的夹力重。河南延津县农民仅抓蛐蛐举办蟋蟀节就为他们年增收近亿元。这些地方出虫比较早,一般在7月30日后基本就有虫子出现了,属于伏虫;我们这里立秋以后才能零星听到虫子叫,称秋虫。

白露是雄蛐蛐们参加战斗的季节,但在此之前必须要与雌蛐蛐交配,由雌虫产蛋,在雌虫肛门处挂蛋,蛋白色、针尖大小,不注意看不到,玩虫人称这种产卵现象叫过蛋。交配后的雌虫死亡率非常高,为了保持雄虫的战斗力和斗志,一般一头雄虫要配5到6条雌虫。老人谈着蛐蛐头头是道,说得眉飞色舞,似乎让我又听到、看到“黄大头”“黑金刚”“三枪儿”它们在凶杀恶战胜利后抖动着强有力的大腿,甩开翅膀,高傲地吟唱着嘹亮的歌。

“唧!唧!唧!”

丫,是一个象形字,原义是指树木、物体分叉的部分。常用的词有丫巴、丫杈、丫髻、丫髻、丫头、丫枝等;而在江淮一带,尤其是下河地区有一个词较为特殊,那就是“丫子”。

丫子在水网地区是一种取鱼工具,制作较简单,即将一根较粗的篾条或一根较瘦的竹子的上端劈开,在其根部放上蚯蚓等诱饵,黄鳝、泥鳅等欲取得食饵时,两片篾竹突然合拢便将黄鳝、泥鳅等紧紧夹住。劈篾竹是一种技术活,要恰到好处,两片的张力、合力要足以将猎物牢牢夹住。前一天晚上在水田里放上几十个丫子,第二天大早或许能获得大丰收。

丫子也有其喻意。

Z先生夫妇俩都是某大学的教授,退休已经10年,退休金不菲。有个儿子在美国工作。夫妇俩血压、血糖、血脂都比较高,他们很注意保养,每天除了服药以外,也常吃一些保健品,什么虾青素、冬虫夏草、盐藻、螺旋藻、破壁灵芝孢子粉、葡萄籽花青素、大豆异黄酮、深海鱼油等,他们都尝试过。一些推销保健品公司的推销员便紧紧地盯着他们,几乎每天要打两次电话,嘘寒问暖,还问问哪儿不舒服。推销员自称是某医科大学毕业,是他俩的保健医生。还有人三天两天就上门,阿姨、叔叔叫得比自己的儿子都亲切,亲切、亲热得有时连Z先生夫妇都感到不好意思,这就是推销员的本领。有一位青年女推销员隔三差五地到Z先生家来,亲热得就好像自己的女儿一样,这使得Z先生夫妇原还有点防备的想法几乎全部消除了。那位女推销员向Z先生夫妇极力介绍什么美国的虾青素的抗氧化、去自由基、增强免疫力抗衰老等作用,还有什么降“三高”的保健品等,那位女推销员说得口吐白沫、天花乱坠,Z先生夫妇信了,服了。于是Z先生夫妇花去15万元购了不少保健品,那女推销员陪同他们免费去韩国济州岛玩了一趟。接着女推销员向Z先生夫妇推荐,如果再购30万元保健品即可送他们夫妇去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旅游一趟,那是接近神明、绮丽如织的天堂,Z先生夫妇心也动了。

一天,Z先生的妹妹来看望兄嫂,见到他们书房里的书架上放满了什么虾青素等大量的保健品,妹妹认真地数了数、算了算,大约10年兄嫂二人也吃不完,有的保质期只有1年或2年,她对Z先生说:哥哥,你上了别人的丫子了。Z先生成了那位女推销员的猎物。

小柴在一家工厂打工,每月收入2000元左右,还较辛苦。一日他接到一个电话,是某中介公司的,称可以介绍他到一个单位工作,每天只工作4小时,月薪8000元。小柴很是高兴,很快汇去200元报名费,接着又汇1000元保证金,接着还要汇什么保险金、风险金、介绍费等等,先后汇去8000元。中途,小柴感觉到有些不对劲,但是已花去几千元了,不能撂下水哉,只好硬着头皮再汇下去。又汇去8000元后,再与对方联系,电话打不通了,他知道上了别人的丫子了,后悔莫及,真是想发财倒穷三年啊!

在偌大的神州中,“丫”也是一姓。

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

盂城驛

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唐素梅